

角六三少朱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蔡世雷

學士 臣 王文任

分校官編修 臣 孫鑑

書寫儒士 臣 王一夔

圖點監生 臣 林及表

臣 黃子楨

一萬六千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六暮

賦 大全賦會四

聖人祖乾綱開四聰 李叔虎 聖德天運下情日通綱獨祖於乾健聽
四開於巽聰躬履位以無為法茲元統開隨方而皆達洞若宸衷 切聞
事情每壅於陰柔晦濁之時公道常新於陽德亨道之始惟體此純剛無
少間斷故洞然兼聽何分遠適健乃乾綱之大者萬善會焉聖於臨政以
祖之四聰聞矣 明哲躬備帝王事該起心上不窮之經緯探畫前未露
之胚胎陽體其純性中之剛德流暢天法其統冒次之混元往來終始運
行健以無息疏通洞達聰由此開茲剛毅發強仰究始亨之總合東西南
北俯垂公聽之恢 聞者何道參其變機同相應之聲易窮其蘊下有自
通之意闢堯之門在在進善道舜之耳人人盡議信志符交泰之同由德
法純乾之四神存穆穆究粹精所統之宗聽達皇皇無壅遏不通之累
吾故曰乾以健而行總攝萬殊之理德以剛而達流通衆善之天蓋六陽
如不積則造化壅矣而一念或未純則私邪塞焉信胚暉龍德之純粹皆

脉絡義經之直專其自強也聽納無倦其體仁也寬洪廣延聖心無蔽以無惑王道利明而利宣想文王廣義問之昭紀參乎易諒黃帝有合宮之聽係取諸乾 蓋聖人無柄鑿之見而轉彼乾園無門庭之限而闢夫乾戶言參乾信絲綸四海之播告情體乾通絡繹四民之疾苦凡普天之下聽靡不達由大綱所在健為之祖且異耳可以巽剛徒順於巽繩而聽取離柔不重於離暑 厥有握乾總綱光武興運旋乾執綱憲宗御時四闢無擾生意方復四海悉臣群心悅隨何乃聰雖無壘而圖識惑矣聰雖遠善而奸邪蔽之信聽不難聞亦不難塞見綱非易祖充非易持使行健有常何終搖於群議奈聞邪不至反輕信於羣辭 終之曰綱言其祖未免述求聰謂之聞尚勤特憲孰若幾與知兮融機括於內境利不言兮妙經綸於方寸至此則乾之綱在聖人而聖人亦無所用其聰豈屑屑法天而行健

聖人開四聰以招賢 吳逢泰 天聽貴廣聖心敢專聞四聰而在上合眾議以招賢仰上智之挺生聞皆旁達求英才而並用意極詳延 聞之可否參衆論始得真才謀議私一人何如公是但能不惑於偏聽斯可廣延於庶士今上聖開四聰之廣何所不容爾群賢由數路而求招之以此

器則主宸明焉。繼離念群才，又鬱於當世。且公道大恢於此時，所以堯聞欲廣門自亮，闕舜聰未達。岳常舜咨，惟世有洪範作謀之主，夫誰歌白駒在谷之詩。端紫宸楓禁之居，素恢天聽。致綠水芙蓉之彥，欣觀雲披。是招也不以一人方譽，而季布遽登，不以片言甫久而千秋，即相信若人之拔擢，不偶皆與詢之。是非各當高宗，惟多聞始采，肖象之說，文王惟周度斯得，揚鷹之望，苟單辭隻語，遽欲聽信，恐真才碩能，何由歸向。龍顏端拱，九重恢坎耳之公，鳳招肆頌多士，喜忝亨之長。大抵人有真才能，衆所熱識，君欲公選舉聽，非可私道。惟四達賢乃可舉門，但四賓賢無火遺，况聖主旁達，冀聰之聽，豈人才尚懷避世之思。曰聞僉曰斷，必任禹選聽衆，選決然舉伊朕，聞公道以招也。爾焉明特而出之。若曰旁求，宜考孔融之表兼陳，臨下請稽筆氏之辭。非不知公府薦賢，奏目上聞，郡守舉賢，刻書交赴，然而主聽之不廣，未必賢才之樂附。要在有高帝之聰，始來商皓之成翼，無太宗之聰，難進馬周之徒。步未嘗執私見以招徠，所以得真賢之會聚。且異唐人之取士，僅止三科，未多漢帝之得人。旁延數路，又况興賢有詔，綸綍屢寫，聘賢加禮，弓旌遠招，不分其四。歷以在路，則資彼四隣，而立朝是宜。南陽柱顧，且見諸葛，東海召至，豈惟一蕭。皆衆謀衆議，賢士

乃舉豈一譽一毀私言易搖肯使夫晦迹箕山應欲洗許由之耳棲身粟
里終難折陶令之腰 雖然萬招之始論固宜公既招之後用非可捨張
良果賢臣何尋鉤於黃石裴度真賢相何養高於綠野是必人君能開四
聽以招之又堅一意以任之庶無負也

聖人竭心思仁天下 盱江李宏叔 心運天下道公聖人竭其思而在
我隨所履以皆仁素全經緯之神益加盡慮坐視幅員之廣咸與焉春
大凡方寸雖微可納寰區毫釐未盡殆虧生理誠運于中固有欠缺澤周
于外何分遠邁蓋仁道本公於天下心實主之使心思未竭於聖人仁難溥
矣 潘哲生稟聰明有臨眦己中居於宇宙一機妙運於智襟能慮能定
大學其志弗得弗措中庸此心謂物物生全皆我之責此心心運用憂民
也深五百年間世之君盡誠而慮千萬里為公之域被澤于今 思之如
何以憂勤一意而發政四民以稅業寸誠而叙功六府念念惻隱元元生
聚性地周流時雨庶域善淵充暢春風萬宇天下非大吾道為大心思既
溥斯仁亦溥至誠不息居嘗極慮於九重遠德旁周孰不相安於率土
吾故曰天下皆吾民每勢異而理一君心一太極寧此全而彼虧使昧昧
我思無同體同胞之見是屑屑其仁特移民移粟之私惟此密運宸衷之

機括悉除道外之藩籬慮周四表仁治四表念及八維仁沾八維公溥其
心聖所以聖姑息者流思猶不思恩謂之行請考趙岐之注政言其繼顧
稽孟子之辭 始者萬物一其體孰親孰疎八荒皆我聞何封何畛此大
君中三極以是主豈善念可一毫之未盡必也雲行雨施流通性內之大
造火然泉達充暢曾中之不思飲在一心間不容髮散諸四海放之而準
想老無不養源流成后之永艱諒民既咸親脉絡夏王之勤敏 又當知
及下之仁體固達用得人之仁責尤在吾所以思天下之飢稷奏庶食思
天下之仁尹憂匹夫由聖賢無兩心所慮皆盡故遠近雖異勢何仁不孚
切異夫銳志唐宗徃役給勞人之弊厲精漢帝刑名重東下之誅 至矣
哉仁天曠蕩有大帟障心地渾融毋勞經緯何為而已五服聲教無憂而
已萬民和氣此又帝堯非心之日文王宅心之時但見行仁之效既
聖人能同天下之意 三山林李龍 天下俗異聖人道公化自我以能
運意在人而則同端居實位之尊統臨有屬充混縣區之習志向皆通
蓋聞民生異風俗所性則均君心如天地乃公之至由吾獨化統攝斯世
宜爾百慮會歸一致惟聖人能此覺夫未覺之民故天下從之同彼不同
之意 觀其睿哲莫及聰明夙全妙防範群心之道握轉移一世之權俗由

我御統爾倍於不齊之地民自我順導斯民於所稟之天非至聖所能世
莫能此何人心不一今皆一焉五百年之休運有闕寇倫為至千萬里之
民心無異易地皆然想其智雖足臨智無任己之私政雖以治政盡母
民而始統一衆庶均齊遠通感之以心心皆欲正之念立之誠者誠盡母
欺之理使天下定于一焉非聖人孰能與此躬全上智備中庸為至之資
人絕異心叶賁象觀文之以吾知夫人皆有是心所見各異聖能同其
倍非人可為况性天稟受其本一矣而民情好惡亦君使之故此任斯世
網維之責一夫人趨向之私奢褊剛柔異俗隨華喜怒哀樂一真不滿意
則同此人誰外其律以定之載考班書之語志言通也更稽義易之辭
昔者七情未啓均是善端一天不鑿渾然正性奈爾民紛雜於私念幸此
日混同於上聖經綸天下能立其本平治天下能修其政使夫人自屬於
一機故此意悉同於萬性想武清四海一心形恭誓之言諒成撫兆民叶
志謹周官之命抑嘗考漢志立言之旨知古人作樂之因六律同而律
以和衆八音同而音斯感人聽吾雅奏者自滌邪念樂我至和者悉還本
真由樂非獨樂百姓同好且心以感心一機覺民又何必易以盡言辨悔
吝吉凶之證詩而逆志有箴規美刺之陳抑嘗論世有莫為則能之論

始興心無或異則同之功何假漢也民不同風或起詐偽吏不同心至聞
苟且然則能同之論孟聖所以歸之於聖人者何哉蓋深惜漢家之天
下

聖人感人心天下平 三山毆陽天澤 天下勢異聖人化行當爾衆之

願治感其心而自平仰止實聰合輿情而孚契要其成放措寰宇於安榮

自祖宗立國以未而德澤入人也久綏懷之內中悅誠服効驗所形民

安俗阜聖天子勃然挺出正群心欲治之初感則遂平治天下何難之有

于時新命凝鼎大君有臨河北喜威儀之見山東思德化之深簡後以

來安有異志制書所下誰非幸心人情之愛戴如是世道之隆平自今明

明一德以天臨使民悅服穆穆四方之術迺舉世謳吟 想是時懷湯之

德寧輯湯邦戴堯之仁雍熙堯野感動情性鎮安夷夏自然月塞寢兵人

人奠枕之域春堂飲酒在在覆盃之下信恭和盛治非偶然爾意感發人

心有機存者足有臨是有執深矣結民曰已治曰已安雖其解瓦 大抵

人惟有感於戴上以彌切世不相安以其情之未親故心既離商終莫定

於商邑而心如戴舜可坐安於舜民矧此累世恩洽本朝化醇是宜工歌

屢商歌肆鼓舞善政行邈路畊遊畔薰陶至仁想身處太平之世此心皆

咸感之人化謂之生請考戴經之語誠言所發載稽唐史之陳 嘗慨夫
秦漢同一天下何秦失而漢興隋唐均此天下何隋亡而唐治豈安危之
勢通爾抑理亂之機有自良由人若秦苛而樂漢寬大人厭隋暴而戴唐
仁義惟待民以君子長者之化乃措世於磐石泰山之地亦何異安周四
海必由大畏以小懷治禹九州蓋本東漸而西被 况夫痛心悔咎武士
流涕動心傷體斯民息肩起一愛心心念綏撫托一誠心言言諭宣上每
念乎民有若此者民欲亡乎上其能恕然非此心交感於百姓何一旦驟
安於普天果令赤子弄兵波靜潢池之亂烏孫請命風清北塞之煙 雖
然國家無所事未見吾仁惠難迫於前始知深感故悅民如成周爭犯難
以忘死恤人如七制雖即戎而無憾君子於勞不怨死不避然後知聖人
之感人也深天下欲忘之而奚敢 建安陳安之 天理終定聖人不爭
感其心於自悟聽天下之皆平仰詹主之覺民志固潛格宜蒙區之安業
分所由明 蓋聞民均此性初無難動之機物逆其天終有必還之理予惟
明義默使之悟彼自樂業各安汝止方分踰于下特人心暫蔽以如斯乃
聖感其心宜天下不期而平矣 尊履五位君臨兆人闡明性內之天理
啓迪道中之本真民未知有分則悟以常分世不可無倫則覺之大倫由

平日相孚不外是理故其天一定隨安爾民獨智有臨得齊動輿情之道多方開泰宜一陶和氣之春 茲蓋義一諭而義隨識於君臣分一覺而分感知於上下其動也順不安者寡是宜士守其業工守其藝費安於市農安於野使聖非以理感爾俗之本然恐人不知分果何時而平也實聰實濟格民蓋本於綱常已治已安獲業自臻於夷夏 大抵民皆知所守愚未有以潛感理必至於定始相安於自然非性覺性天覺天秩秩禮分恐智聞智力闡力紛紛目前故此即古者有常之理闡吾民自動之天故萬邦臣服而君臣之義自正四方子至而父子之彝具全此聖君感動之機也為天下安平之地焉想能治如堯戴實由於億兆諒用康若武同蓋自於三千 思昔和平之世且聞崇亂之有憂治平之朝猶以苗頑而為病嗟綱常至此以浸泯而禮義蕩然而不正迨夫文教一修隨臻當日之親善舜德一敷旋格叢時之逆命念督擾者人終定者天見不應自民有乎自聖遂使君皆類遜歷山成所繫之都田不忍爭虞國無不從之令是何孽胡雖禍晉卒為晉義之屈服匈奴雖背漢終屬漢綱之統臨河西纔一書見即知意奉天祇一詔叛隨華心蓋人慾方滋固未免紛紜之擾迨天真一悟豈復容強暴之侵信不憂守分之未定特所患感人之不深

不惟溼漚之武夫至形流涕豈特闡譏之故老亦切詭吟然審論義自知所激則靡勞潛感之功情未至於和則始有不平之憾故古者士歌聖商歌肆生理自若行避路耕選畔爭莫敢于斯時也人心皆知有分守而天下自相安於道化之中何所平又何所感

聖人清天君天地官 三山連應昇 心統天地職專聖明官有主以後定君居中而本清鏡萬物以無私湛然宰制管兩儀而並位秩若平成蓋聞大君實宗主乎三極之中元化本脉絡於一心之粹何思何慮不雜真境辟上辟下各安定位欲消而理徹疑聖性者在聖神此清則彼官即天君以參天冕 觀夫哲鑑昭晰性淵靖深中正若辰星之揭虛明如日象之臨且曰胃次無昏滓澄澈萬境化工有管攝綱維寸心使秩然二位之各叙由清則一塵之不侵莊足有敬寬足有容中虛以治高所以覆博所以載職謹攸欽 官之如何乾邪一闕物流乾品之形坤敬一直位正坤臣之美使兩闕之綱舉目順即寸念之鑑明水止義叙不必命輝照星日之次舍職方何周字恭布山川之疆理非聖明有以主之則造物幾于紊矣且精神靜而能鑒所守湛然非禮樂備以且明相雜在是 大抵太極分高厚必待綱維之力聖心妙工宰實司統攝之權况三光全寒暑平

心正故也而庶物生風霆流志神使然信知妙括於洪造端自靜涵於善淵帝秉澄湛則五帝位格靈臺融澈則百靈職度蓋君則為能官之地亦聖焉清所性之天注載考於揚生政言以任論詳稽於荀子功謂之全人徒見日月顯於文秩有常經草木若於舜品分庶彙似無闕方寸之造化皆不出元工之形氣豈知舜直而清性仁守此虛靜文明而清心德為之經緯想天地同其間官以是正意心術主於內聖惟我既是則維分南北止乎坎麗乎離今叶陰陽復於子生於未然嘗疑融風警宋都天曷譴怒大水沉趙竈地非靜安豈於世數休咎異證抑亦君心危微兩端要在聲色混吾清漲流脂滑之必過貨賂濁吾清煽焰權門之莫干使無私邪無嗜慾以靜為主則職履情職持載繼今自官當如思謹堯欽曆正星虛星昂抑若心無武貳證平時燠時寒聞之師曰磅礪非地也吾地以心穹隆非天也我天其性陽動陰靜二氣之凝合為飛魚躍一誠之游泳天惟靜守在我之天地然後能官在彼之天地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人清天君正天官浙漕鍾鼎天理之粹聖人所為君內清而在是官外正以兼之儼南面以尊臨一無或累湛宸心而中主五治其司蓋聞帝王稟賦太柱渾全身心動靜一誠表裏湛吾所主獨妙宰制謹乃攸

司各安後使聖人聖德內亦然外亦然天君天官清乎此正乎此 濟哲
生稟聰明風彰冲虛萬慮之俱淨邪曲一毫之必防好樂忿懷心大學之
數語視聽言貌身次疇之九章內外之地交盡存養純全之天自無枯亡
根德之中抱性之明真淳素具出今於此聽命於彼澄治交相 豈不以
外足以養內則誠明主宰之當存靜無以制動則臣僕寇讎之交害要必
誠存得一之妙事本建中之大心由此虛自以治之隨應目不爾蔽皆則思
之默會此清彼正天者不泯瞬養息存功其有賴以臨以執去其偽而全
其真是主是司澄於中復治於外 大抵心與身相合烏有相離之理聖
雖天所賦益加所養之功故帥性中存斯能形役於群動如容邪外入必
至心為於衆攻茲所以操存湛若以養志踐履粹然而在躬肢安所職乃
全謂性以謂命思齊曰主自見曰明而曰聰既清且正二者兼盡若內與
外渾然一同荀况立言養兼云於順政趙岐著論治亦謂於居中 盖始
者心思志慮且天理之胚脾耳目口鼻均大形之戴履奈汨於邪念者轉
逐乎物而偏於外好者反徯乎內惟聖也主之以成敬隨舉動以皆中司
之以聽視洞虛靈而不晦茲清正之功隨地而謹以昇付於我有天者在
所以身之脩者由先其意在其心性所存焉斯見於面益於背 又當知

萬境變於前則好惡雜襲一心無所主則正邪混淆且以令色汨吾天易
盞易惑謾口蝕吾天載昏載嗽可不玩沃心等語佩服書訓味盡性片言
盤銘易爻必清而後正官自君始無操之不存理為慾交是則思絕朋從
衛益嚴於神舍體均一視愛兼及於民胞 斷之曰君無待於清是為天
德之純全官猶假於正始賴人為之涵養今此何思何慮渾然性理之不
鑿無聲無臭泯若儀刑之可象此則帝堯順則之日虞舜出事之時而文
王不知不識之天但見體胖而心廣 雲川張雷後 天理做寓聖人則
思君內清而能定官外正而相維大矣化神功兩全於妙者湛乎心宰職咸
使於安之 聖明動靜太極渾融身心存養一誠表裏謹吾主宰無撓無
雜安爾職掌不偏不倚君此理而官此理清且正焉內之天與外之天交
相養此 觀其性稟寬裕姿全肅聰愍謹酌損志加養蒙謂心主乎一靜
固可以制動然形役者衆外亦能於亂中此神動天隨獨妙于聖見君清
官正兩全厥功尊以冠群得知化窮神之妙虛而治五加澄源端本之功
想其澄之不濁自然神定守安粹而一出母或色昏味美慾去理得體胖
心廣念慮謹所主則四體無曠視聽欽厥司則寸誠克長母天以人勝而
人以天勝必內為外養而外為內養養三才御萬物操守何如潔一念純

衆形渾融可想 吾故曰聖全天稟賦功不偏廢君與官表裏分皆有常
况理欲界限甚於堂陛之等級而內外體統秩若朝廷之紀綱我得不以
心正身脩之道為瞬息息養之方清匪自清官類扶翼正非徒正君為主
張此脉融貫其功迭相若曰不思善考孟軻之戒如云以治傳稽荀氏之
詳 蓋曰身乃心之官方寸流行心亦身之君百為統會是皆始者之賦
予非可判然於內外故歌舞亂其天則心以身累嗜慾成其天則身為心
害是必適堯之正精一允執象文之清色聲不大此聖明與理俱融亦清
正之功是賴是則功全蒙養內斯絕於蔽蒙志合泰交外自無於驕泰
亦由夫玩湮水之辭洪範五事觀躍淵之訓體乾六爻思存曰庸理本融
貫誠謹母邪欲無混殺凡天理運全洞貫身心之蘊亦聖學高明不為口
耳之膠以此見君官之養又當嚴內外之交聖若木從心悟詩書之旨性
無滿決味耽仁義之香 噫清之名一立則天德未融正之功未泯則天
真已晦孰若武身自修無好無惡孔欲不踰寬充寡悔至此則內外兩忘
無行於交相養之功孰為外又孰為內

聖人清天君順天政 隆興周一清 聖主中御心君內清純乎天而無
間順其政以偕行繼此離明湛靈襟而是主協夫常令幹元化以難名

原夫帝王興起實為三極之宗造化運行不外一心之正理明慾淨不汨於物氣叶時和罔乖其令心統萬形而為主是所謂君聖無一息之非天清而順政觀其英毅間出聰明夙念吾心妙二氣之凝合與大造同一機而轉旋所以潛經綸之神萬化出是湛靈明之府五官屬焉此真境渾融之地即化工秩叙之天淵慾有臨恪守神明之主叶調無爽容參化育之權寧不由陽舒陰慘皆此性之密融寒往暑來亦真機之不已工宰自我流通此理周覆不必下而秩秩協序舜衡不待齊而繩繩循軌隱然可宰物之妙大抵自清心而始澄吾物鏡居中齋主於一身運彼化機叶用寧爭於五紀大抵聖與天為一默寓主張之妙心為物所汨始取輔相之宜百慮皆澄亭毒密運一真火混經躔易謁信欲叶元造流行之序其可容一毫嗜慾之私誠而則著日月久照思以惟濬雨暘若時若者清矣天之合其若以授時精自唐堯之執奉而理物澤由文后之惟抑嘗觀命者天之令渾渙太極之全性者天所予融會一真之粹皆謀寒燠非有二理中和化育實均一致惟曾中有大造默存調叶之妙故心外無餘政足任恢張之寄於渾融真境之中知流動天機之自如是則發而布令同然秋殺以春生用以合和自爾雲行而雨施乃若四序愆和燭未

調王三登猷望早仍鑠金豈宸心澄澹之未至抑帝眷扶持之實深方且
欽天有臺神則如在敬天名圖凜乎若臨以澄源正本默協庶證此轉咎
為休實關一心將見惟而命官躔次驗台衡之正用而謹罰光芒占貫索
之沈 斷之曰運行無爽者誠內之機絨悠久不息者化工之符印歲月
雖協用汲汲思齊風雨固弗迷拳拳德濟是知天政無一日之不順天君
無一息之不清已順常如未順 鎮江左居厚 聖御三極理純一天清
其君而主是順夫政之當然風全有執之能澄吾工率爰奉無私之令典
帝周旋 國家有大柄惟賞與刑帝王位兩間此心皆理非湛然居之不
汨於物恐逆以從事或私諸己且聖治自聖心而出求則得之謂天君乃
天政所闡清而順此 剛正殺位聰明倫靈臺止水之無滓虛室太空
之未塵官由我治外制群妄身自我主內融一真則知達此念於有政所
謂純乎天而不人唐以臨寬以容淵乎有守賞不借罰不濫審所當因
吾非萌一忍心而用法過苛吾非拘一私情而以名輕假本正事治理明
欲寡舜但惟精德因命於虞室武惟曰瘡罰自行於牧野苟微而此心必
有私焉是吾所謂政特其人者誠不勉而中境全方寸之虛明上以承所
為事蔑一毫之苟且 大抵心為政之原易以物曉君承天之意動宜理